

夢

寶隱夫著

夢

寶隱夫著

代序

給L.

姑娘我愛你，
愛你臉兒美，
頰兒似玫瑰，
眼兒似秋水。
大地回春時，
葉綻生蓓蕾，
開朵鮮豔花，

迎風笑微微。
秋水清且深，
照我心不變，
永作愛花人，
盼春早日至；
春來幼芽茁，
永遠伴玫瑰。

夢

目次

代序 給L.

中國呵，再不抵抗將如何！

蘆溝橋

囚人的夢一

樊二哥從故鄉來

浪花

人頭

病中囁語

答友人

寫在鄧肯像上

囚人的夢二

贈某女郎

阿龍

給關露

戀一
二

夢中的情人

希望

無題艸

遺囑

她的命運

我的表妹

想起 Keats

在我的故鄉

七人行

野火

風雲

中國呵，再不抵抗將如何！

這是第幾次的暴動？

這是第幾次的鎗聲？

無厭的強盜花樣多，

中國呵，你再也不怒吼將如何！

九一八他們就是這樣高了興！

一二八他們又是這樣成了功？

膠濟河，到綏遠，到北平——

中國呵，你再不抵抗將如何！

六年的時光已經過，

外交官也早應背熟了你們外交的辭令，

「枕戈待旦」的人們——總也該到了天明，

還有什麼說，能再看着強盜來搶北平？

我們不能夠再忍了，

難道你們就沒有聽見鎗聲？

在北平——強盜又來搶北平，

中國呵，再不怒吼將如何！

我們決不願再忍了，

士兵們走出你們的兵營，

學生們——一致停課，

工人，農人，到前線去呵！

我們手挽着手，肩並着肩，

大家同唱着救亡歌。

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是兄弟，

要收復失地，就得去向敵人拼死活。

點起民族解放的烽火，

不分黨和派——大家來團結

——舊仇新恨暫不說，

我們要生存，就得大家共同去拼死活！

北平已經着了火

我們要生存，就得大家去拼死活！

歷史已經這樣說：這時候

中國呵，再不抵抗將如何？

七月八日夜

蘆溝橋

蘆溝橋，窄又長，
建在永定河身上，
不讓強盜從此過，
我軍誓與共存亡！

橋兒有記憶，
橋兒恨也長，
歷史上同樣事件不知有多少，

怎奈無人敢抵抗！

匈奴曾從橋上過，

搶來了漢家許多好姑娘！

漢使也曾從橋上過，

年年納貢到朔方！

遼人從此過，

金人緊跟上，

宋家皇帝稱兒臣，

年年忙着寫表章！

蒙古人，喜洋洋，
過橋奪了宋家邦，
從此異族當皇帝，
漢人鮮血濺河漚。

滿洲人，照了樣，
橋南橋北成屠場，
想起當年吳三桂，
漢奸那有好下場！

如今又有強盜來，
想過橋去納降將，
橋兒有記憶，橋兒恨也長，
河水也應起巨浪！

歷史上的恥辱已夠了，

誰說我們不該結束歷史爭解放！

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

起來呵，起來與橋共存亡！

(註)此橋據考據家云始成於金代，但金以前河既存在想必亦有橋，故詩中由漢絨起。好則詩非考據文也。

七月十二日

囚人的夢 一

小溪流水潺潺，

青叢遠山，近山，

在那山的凹處，

竹林繚繞茅屋。

犬吠一聲，兩聲，

人近似知錯誤，

急忙搖頭擺尾，

緩緩跟進門去。

家人驚喜拭淚，

鄰里咸來問候，

一一久看方識，

相對猶如隔世！

用力仰起頭來，

窗樞根根如舊，

暗中送來聲聲，

叫道：「不如歸去」！

二四年獄中

樊二哥從故鄉來

樊二哥從故鄉來，

臉上的皺紋無其數，

嘴上有了白鬚鬚，

他說我也有連鬚鬚。

他說湯二孀已死去，

湯家如今分了居，

湯老大狠心賣閨女，

把錢拿到「西省」販烟土！

那個「光身漢」湯老六，

前年纔說一個小寡婦，

窮人「說人」真不容易，

如今總欠人家一百好幾十！

秦光棍活活被氣死，

他兒子吃烟又來賭。

這幾年款餉也太重，

他們成年沒有的吃。

持掌櫃當了聯保主，

說話不准人回覆。

官差多得人發愁，

不是修城，便是挑官渠。

老戶多半都窮了，

咱們地已經賣了幾十畝，

到如今想賣也賣不出……！

還是逼款啥法子。

只要大小坐個官，

馬上就是暴發富，

這話在咱們那裏可不敢說：

他們買地，放賬，錢來何處？

這世界要是就這樣鬧下去，

窮人真無法過日子。

說罷輕輕長吁氣，

旱烟袋插進嘴裏去。

浪花

「我活這五十多了，
還沒有見過使用郵票！
如今的世界真是變了，
想里起來會使用郵票！」

「郵票倒好，用印花纔真煩惱，
前天我賣了幾毛，
到昨天人家就不要，

印花局裏人說是髒了！」

「你沒見『專員』出的佈告：

不准私藏銅板，

有現洋也得拿去兌換鈔票，

不兌換，查出來就犯『破壞金融』的罪條！」

「哼！拿現洋去換鈔票，

一塊錢他們就賺兩毛，

就再出十張佈告，

誰願意用那不兌現的鈔票。」

「說話要小心，

這是上頭的命令。」

「命令讓它只管命令好了，
難道我們能夠窮命不要。」

到處老鴉一樣黑，

聽說別處也是一樣不了。」

「咳！你說這世界怎樣得好，
報上說又打仗了。」

人頭

街上擁擠着行人，

便衣隊詈罵着「別叫他跑了。」

「土匪呀，快跟上

去看看熱鬧。」

「李掌櫃，你看哪，

四個一挑。」

「真可惜，是豬頭

豈不值幾毛。」

「還有活的，

胳膊上拴繩的那三個人喲。」

死與活人命七條，

畢竟他們都是些土頭土腦。

病中囁語

告訴我，這是什麼時候，
也省得我「再煩憂，

遠處的燈光也照不透——
照不透這黑暗的宇宙。

聽呀，我的朋友，

我已經走到了生的最後，
我只有回憶，回憶着過去，

告訴我，怎樣生，和怎樣去死！

告訴我，我的朋友，

我是不是應該狂呼，肩起昔日的戰旗，

——我原是爲民族解放而努力過的兵士，

啊啊，我的鮮血在沸。

遠了，遠了，

那作戰士的日子。

我將等不到太陽出來的時候，

便要悄悄的死去！

讓我怎麼說好呢，我有點奮怒，

聽呀，我的朋友，

我將在黎明之前死去，

我不甘心，就這樣結束這一生而死去！

告訴我，我的朋友，

我曾經做夢，夢見我是一個歌人，

在為將亡的祖國歌咏，美麗的農村歌咏，

難道這會是真的？

夠了，夠了，

我是一個倦了的旅人，

我需要休息，我需要休息，

在這漆黑的屋中我窒息得要死。

好朋友，告訴我：

到底這是什麼時候，

將來的世界，對於病人

會有什麼益處？

好朋友，告訴我，

祖國已經到了什麼時候？

再不得歌咏，歌咏那古老的田園，

難道我就該在這時候死去！

好朋友，請你替我開開窗戶，

我要對這黑暗作最後的咀咒，

假如，我真要死去——

我要對這黑暗作最後的咀咒！

答友人

姑娘你錯了，

這會是人生？

愛情決不是友情！

友情常常在，

愛情纔會生，

愛情終不是友情！

朋友重信用，

愛情與仇通，

愛情那會是友情！

戀愛全獨佔，

友情多人成，

愛情那能替友情！

人間友與愛，

我願擇友情；

愛情終不勝友情！

寫在鄧肯像上

從前有一位姑娘，

她的天才無量；

創造出許多種歌舞，

她的名兒永留在藝術史上。

她好像一顆慧星一樣，

從美洲走到東方，

東方有一座人類未來的樂園，

她在樂園中教着小天使們歌唱。

那裏有一位詩人

一見便愛上了姑娘……

到如今他們雖已慘死雙雙，

他們的名兒永留在藝術史上。

樂園中小天使已經長成，

她們都在繼續着姑娘的歌唱，

可惜再沒有那位詩人……

從東歐射出了萬道光芒。

囚人的夢 二

看見你的眼睛，

仍舊黑而分明，

只是更加大了，

我要看個儘情。

但見唇兒微動，

不聞吐出鶯聲，

正待上前敘舊；

醒來却是一夢！

夢裏那般甜蜜，

醒來這樣苦痛，

窗外黑霧重重……

何時才會天明？

二四年獄中

贈某女郎

我從你的門前走過，
你的門兒是在關着，
我只好悄悄的走過；
姑娘，你在家裏作些什麼？

我想念着你的爸爸，
他是那樣可愛。
幾次鈴聲響時：

他就給我帶了信來。

你爸爸從我的門前走過，

你總是後邊跟着，

使我更加愛了信兒，

天天盼望着牠來！

好幾次又聽見鈴聲，

我趕緊跑到門外，

誰知道竟會不是——

我詛咒騎車的都是無賴。

當我看見你臉上那麼紅潤，

便想起了我的白髮根根，

假如我還是年青……

可憐我的青春不再！

當我看見你蹙着眉兒走過，

我的心是這樣哆嗦，

假如我還是年青……

姑娘呵，可憐我的青春不再！

阿龍

從你白皙的臉上，

看出一顆憂鬱的心，

從農村跑進都市，

又重新回到農村。

是你的僱主虐待你了，

那不會的，她是一個詩人。

是禮教的毒汁傷了你的神經？

爲什麼又嫌你的未婚夫是窮人。

有風的樓頭，再見不到你的倩影，

我悵望着雲天，解決不了你的矛盾；

是禮教的崩潰，是制度的不穩，

大概要下雨了，天氣這樣惱人。

給關露

拂不去的

你的影子，

雖然我們相識不久。

攔不開的

你的影子，

雖然我們只是朋友！

一九三四年作

戀 第一首

可怕的災難降臨在我的頭上，
我要發狂，我要發狂，

像一匹野獸一樣；

——爲什麼我會變成了這樣！

在夢中我看見了一位姑娘，

向我歌唱：她說

她將要伴着青春飛翔，

飛翔在那自由的天上。

她的歌兒使我永遠不忘。

我也要歌唱：唱得

要同她一樣，

但我却是站在地上。

醒來不見了姑娘，

我要發狂，我要發狂，

像一匹野獸一樣；

——可怕的災難已經降臨在我的頭上！

戀 第二首

是你將我的青春喚回，

是你將我的生命添了火力，

姑娘，我真有一點愛你，

愛你就好像愛着四月裏的薔薇。

我的心兒交給你，

但願我們永遠不分離！

你是我的最高批評者，

我願終生咏薔薇。

薔薇開放在原野裏，
你的臉兒笑微微，
說呀，爲何竟不理，
愛你勝過愛薔薇！

昔時曾有 Eutepé，
想不到今日會有你，
假如人間春長在：
我將要乘着青春咏薔薇。

夢中的情人

我時常做夢，

夢見一個情人，

她向我招手：

訴說着愛情。

愛情沒有生根。

愛情不是浮雲，

只要你向它走近，

它會笑迷迷的相迎。

但我却是不幸，

不敢走近愛情！

我是這樣的煩惱，

怕見夢中的情人。

我被疾病所屈服，

我在疾病下求生，

因此我常常煩惱：

怕見夢中的情人！

希望

只要你肯這樣叫我一聲，

那便夠了，我的姑娘，

我渴望着你這一聲：

——親愛的好人！

你的健美使我發瘋，

你的言語使我感動，

我怎能夠對你不愛，

就好像愛着自己的眼睛。

我又怎能夠不恨，

恨我的多病，

恨我不再年青，

——恨我遲暮的心情。

姑娘，只要你說一聲：

親愛的先生！

也就夠了，因為——

因為我已經預約了死神。

無題卅

我要把我的愛情深深的埋葬，
埋葬到一個秘密的地方。
決不讓所有的人們看見：
他們都生着一雙可怕的眼。

我是失望而煩惱，
無可藥救的病了，
我曾爲可悲的命運而嚎哭，

直哭到人靜深夜時。

我要將自己的愛情埋葬，
埋葬在字行間，稿紙上。

從黃昏到黎明，從黎明到黃昏——
我將伴着書本，稿紙過此生！

假如我的稿兒能長存，

讓他人去尋覓我的青春！

我是這樣無可藥救的病了，

那還有資格談愛情！

遺囑

假如我死了，姑娘，
請不要悲傷，

這世界本不值留戀；
黑暗得像地獄一樣。

讓長劍隨着棺材腐爛，
讓野艸叢生在墓傍，
讓野花開遍墓上，

讓小鳥在枝頭儘情歌唱：

我將靜靜的躺着，

睡到那地老天荒，

如果你仍舊一聲不響——

我決不把眼兒閉上。

當你暮年回憶到已往，

請不要忘了，姑娘：

從前有一個可憐的詩人，

愛你愛到了發狂。

她的命運

爲什麼你這樣狠心，

將自己的孩子抱着送人！

用不着遮飾你的淚痕，

什麼事使得你那麼痛心？

你可曾想過她未來的命運，

從今後她便沒有了父親，

她便永別了母親，

當一生天主教民！

這一生她只能聽見那單調的鐘聲，
這一生她只能唸着那悲涼的咒文，
這一生她只能享受那預定的命運，
這一生她只能千萬遍的喊着啊們！

這一生她將看不到人的世界，
她將在憂鬱中度过她的青春！
這一生她將常做着無錯的懺悔，
這一生她好像被判除無期徒刑的罪人！

在你乾枯的臉上好像下了決心，
爲什麼却又將你的手兒抱得緊緊，
請放了手吧，先生，
這孩子已經送了別人！

二，六日夜於故鄉

我的表妹

記得幼時你是那樣天真，

到如今你竟變成了庸俗的婦人，

我不能不將你的母親怨恨，

怨恨她將你嫁給了匪人。

梅毒菌咬噬着你的青春，

把你的臉兒做牠們繁殖的本營，

你還說不大要緊，

什麼事不大要緊，啊，可憐的夫人？

你說你願意犧牲，

因為你丈夫曾罵你不貞，

他却是世界上唯一貞人，

——傳播着梅毒病菌！

你說九一四實在貴得要命，

你不願再打這樣貴的藥針！

你可曾想過鼻子對於人的要緊，

爲什麼爲了錢竟不顧性命！

你說一切是命，

命運之神爲什麼要這樣對你偏心？

你說你將要抱恨終身，

爲什麼呢？啊，可憐的夫人！

千言萬語對你都是無用，

九一四治不了封建毒菌蝕透的心！

這世界有不少人和你同一命運，

你不孤獨呵，可憐的夫人！

想起Keats

你活了二十六個年辰，
留給我們了詩集三本。

如今，我也到了你的年齡，
伴着我的只是一顆衰老的心！

當我讀到了你的「夜鶯」，
就好像置身森林中，
夜鶯兒歌唱一聲聲：

哀悼你——短命的詩人。

當我讀到你的情書，

滿紙上跳躍着真情，

書中的言語使人感動，

爲什麼不能感動少女的心？

我的祖國瀕淪亡，

我不願學你，我要學拜崙，

過去的年歲由它去，

爲解放，我將用自己的鮮血寫詩文。

二十六年生日之夜寫於海上。

在我的故鄉

這就是我的故鄉麼？

已經認不得了！

汽車在大路上飛跑，

灰塵瀰漫了天郊。

田塍裏幼苗枯槁，

和農民們焦黃的臉成了對照。

一聲聲汽車的怪叫，

枝頭上的宿鳥被驚飛了

太陽要下山了，

短笛橫吹的牧童那裏去了？

原野裏叢生着禾艸，

風過處，只留下黃昏悄悄。

土牆上書寫着斗大的白字，

「新生活」，「復興農村」……

少有人却多的是這口號！

風過處，只留下黃昏悄悄。

七人行

千萬支眼睛，

注視着你們的背影，

你們去了，不回顧的去了，

大步走進了囚牢中！

他的白髮兒飄飄，

聲音就好像洪鐘——

驚醒了別人的夢，

他笑了，手搔着鬍鬚好像美髯公。

他們手挽着手兒，

五個人一排，肩兒緊緊竝，

整齊的步伐，地也被震得動，

哈，後邊跟着我們的女英雄！

一陣如雷的掌聲，

無數人表示着他們的熱情：

我們歡送，我們歡送！

救國也是犯罪的，我們說這倒是光榮！

法律上那有這一條注解，

注解着愛國也要犯罪名！

堂堂法院由得你撒野，

誰說檢察官不是一個糊塗蟲！

地圖由它去變顏色，

從來沒有人引用法律去更正！

九一八檢察官先生那裏去了，

想比在太太懷裏做夢還沒有醒！

讓鐵窗牢牢的關住你們，

只要天下從此會太平！

我們歡送，我們歡送！

牆高也礙不了救亡的歌聲。

後來者又踏進了你們的腳踵，

牆高也礙不了看看天空，

有一天救亡的旗幟在空中飛動——

他們決不忘記自己的先鋒在獄中！

野火

熊熊的火燒着，

在曠野裏的草原上。

偉大的雄姿呵，

想是牧童在那裏「發荒」。

秋已去了，

遍地佈滿了嚴霜。

熊熊的火

燃燒在曠野裏的荒原上。

風雲

窗外沒有春風盪漾，

却吹來了陣陣的熱潮，

似潮水你就該繼續高漲——

朵朵的暗雲瀰漫在天郊！

我手扶着窗櫺深處的詛咒，

詛咒這風雲無常；

可憐一片無辜的國土，

不久就要被漢奸們送給異族！

華北的槍聲你們聽見了沒有？

敵人已經卡住了北平的咽喉！

眼見得北平就要隨着察哈爾失去，

沒有人拯救這歷史上有名的故都！

賣國的條約到底簽了沒有？

又何必裝聾，裝痴！

你們真是拍賣國土的老手——

怕是石敬瑭也定要甘嘆弗如！

起來呵，同胞們，這已經到了時候，

用不着再聽什麼鬼符，咒語，

請看一看敵人的得寸進尺——

不把中國滅亡敵人決不會罷休！

請想一想東四省是怎麼樣失去？

北平的命運不言可知，

這時候如果我們還存心依賴——

我們只有跟着漢奸們到歐洲去退守！

起來呵，同胞們，這已經到了時候！

我們能忍心看着祖宗的基業失去？

我們能忍心自己的子孫永遠爲奴？

起來呵，起來保衛我們的國土！

天上的暗雲仍然不去，

要下雨，你就快點下雨！

這世界却是應該洗了——

洗去那戰爭爲人類帶來的恥辱！

二六年七月於去滬之前